

# 藍調時光

## 海浪與陽光

文、圖 | 吳緯婷

記憶裡那一段藍調時光，以為遺忘，以為蒼白，誰知擱淺之處，竟成為流域中一處美麗的轉折。那道河流，至今仍鮮明地湧動著。一波波打來的歲月流金，原來滿是陽光的味道。

「說到十六歲，妳會想起什麼？」

「憂鬱。」她斬釘截鐵地說。「第一次離家上高中，每天從南投到台中三小時的車程。十六歲，是我第一次的生長痛。」輕聲語調，卻堅定地補述。

隨口閒聊，沒想到總是開朗愛笑的友人，突然一本正經、毫不猶豫地以「憂鬱」這沉重的詞彙，為十六歲下了注解。

那年紀的我，也是憂鬱的嗎？現在對我顯得陌生的、遙遠的二八年華，回想起來，似乎也是一段奇怪的時光。一凝神，許多零碎的畫面和記憶逐漸匯聚，慢慢撥開雲霧，想起種種以為早已遺忘的事情——

到制服店買新校服，是套令人振奮的儀式。報上高中校名，看老闆娘從一大疊衣杉中抽出合適的尺寸，一件件丟入我懷裡，順手一推，送我進試衣間。海藍上衣、黑百褶裙、米白毛衣、運動褲……，在試衣間裡一面手忙腳亂，一面聽見門外她和媽媽對話著：「各類要拿幾件？再帶上一件冬天黑呢大衣吧？」盯著鏡中不熟悉的自己，撐著漿挺的新衫，有偷穿大人衣裳的秘密快感。

未來三年的四季，豪氣地在同個晚上一齊打包帶走。吹拂夜風，在機車後座上摟著媽媽，被夾擊於左右大袋子中，像極了狼狽卻又驕傲的新兵。瞧，衣上擁有了一條新繡的橫槓呢，於黑夜中淡淡微笑起來。

制服新鮮的氣味還沒褪去，那一縷輕煙就從四方漫起，侵襲上身，伴我走進新的生活韻律裡。六點多天未亮，輕聲推開家門，將夜的氣味反身鎖上。遠山黛藍，左、右、左、右……在空蕩的街道上踩著腳踏車，彷彿行軍，劃破一道空氣的切面，惶惶

睡眠交由冰冷的晨氣凍醒。然後在早餐店的空檔，快速預想今天八節課中，又劃界給哪些大小考試，單字、年代、省籍都背熟了沒？

升學主義是一頭獸，你不招惹牠，也會被牠吞沒。在升學主義至上的年代，我們都擁有相同的歷史，考考背背是我們呼吸的循環。閉上眼睛，心中再默念一次，京滬渝浙皖閩贛湘，廣袤無垠的江山是一張張投影片，在腦中無聲不斷放送。大江南北，陌生土地與歷史，一寸一寸密織進血肉，沉默與書包的重量同步增加。

而城鎮小，男、女高校各一所，從國中男女合班進入女子高校，雖然少了男孩的無厘頭惡作劇、吵鬧和瘋狂，卻也讓校園生活增添不少拘謹和壓抑，女子的情誼和小圈圈，一點都輕看不得。我初時看不清那股圍繞在身邊淡淡輕煙的顏色，直到有日上課鐘響，同學抓著我的手奔回教室備考，一回頭，瞥見所有女孩從操場、迴廊跑回教室，身上的藍衫猶如一波波從身後襲捲打來的大浪，如雲、如霧、如夏日急雨，從身後吞噬而來，一個閃避不及，彷彿即遭滅頂，將人覆沒而去，拉進海洋的深處，直至也成為漩渦中轉動的一滴。

當下這才認出憂鬱的顏色，是不斷湧動的青藍，而我已身在其中。

課本中「青春期」的詞條，向我解釋生命正處於躁動的一段。但青春真正的注解，也許是根據臉上旺盛的油脂、樸素髮型上的一枚黑髮夾，與太多注定無解的問題——

為什麼要計較分數、拼排名呢？「有了良性競爭，成績更好。」成績好是為了？「堅持三年，能上好大學。」上好大學之後呢？「可以兼修功課社團愛情三學分，自由、快樂了」。自由和快樂，是今天不能擁有的東西嗎？「上大學後就懂了，現在先別想那麼多。」

女孩們彷彿發出遠古的〈天問〉，吶吶地求救試探，但最終問號總被句點生硬截斷。公式化重複回彈的答案，如自動發球機投出的球，精準、明快、強勁而不容質疑，於是舉拍的手開始乏力，於是逐漸被馴化，走入隊伍，選擇被催眠，如同《如果愛》裡的周



蘭陽女中畢業照。



回母校與學妹分享散文集《行路女子》。

迅，幻想未來，在小鎮裡唱起：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我出去會變得可愛。外面的世界特別慷慨，闖出去我就可以活過來。」

偶爾催眠失敗的時候，就想戳破乖巧假面，於是叛逆，是在凝滯中製造一點騷動的生存機制，如同游泳反射性的換氣。在藍衫下襬穿進繩帶，做好隱形收束，顯出抽長中鮮嫩如柳枝的腰身。

百褶裙於腰際反摺再反摺，變為短裙，

讓膝蓋出來透透氣，是另一條穿制服的潛規則。女孩子們的小叛逆不傷人，只傷己，為自己招引教官，每日在走廊作閃躲的捉迷藏，和解釋的口語練習。

「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親民，在止於至善」，教書聲淡化成為背景，一隻誤飛入窗的蝴蝶，輕易地勾走心緒。我與同樣年輕的英台對話，懷疑要有多深的篤定，才能有哭墓投墳的勇氣。那股因自己選擇而飛舞的光彩，附身於眼前蝴蝶，牽引我的眼神，不斷隨牠起落。下課鐘敲響一回神，才見白紙鉛字印著：「知止而後有定，定而後能靜」，一字都上不了心。

升上二年級，襯衫上多了另一條槓，無悲也無喜。仍像在生產線上的物品、展示的偶人，規矩地依進度往前進。但一踏進教室，講臺上的她卻用力地衝著我們笑，孩子般露齒開懷的樣子，笑眯了小眼睛。我這未來兩年的導師、新國文老師，彷彿冬日中久違的陽光，將人從憂鬱之海中打撈起，紙片人般晾起、曬乾、烘暖，讓揚起的風吹去一身腥鹹的海氣。

原本一切事物像是曝光過度的照片，滾上一層厚厚的毛邊，打上淡而量薄的光。在她的課堂中，我卻慢慢睜開雙眼，恢復了知覺，深深呼吸，以文學的騷動，感受震顫的青春。

從一片渾沌之中，開天闢地，太初有話，一切從頭說起。她或許是原始時代的巫，上通神靈，傳遞神啟，而我就像篝火旁夜夜被她迷惑的族人，火焰映照著我們臉龐，看她說天說地，嘴裡跑出了大江煙雨的騷人墨客、遊子思婦、香草美人。她口中的世界，彷彿萬物鮮活，處處生機。飲我以文字、餵我以故事、擴大我的想像，引誘、刺激並放縱我的飢餓感。十六歲面帶稚氣的女孩，能懂得什麼深度，能經歷過多少動盪？但她不將我們視為孩子，不讓人懷疑自己。她抽絲剝繭，引導我們進入文本、時代背景、見與不可見的寓意、鮮明多樣的感

官。好像現實世界之外，還有一層世界，隱匿而新鮮。

於是當春天蘭陽的雨，掉落在青色水田，一邊踩著腳踏車穿梭在雨幕中，心上浮出〈定風波〉的文字：「莫聽穿林打葉聲，何妨吟嘯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輕勝馬，誰怕？一蓑煙雨任平生。」

有涼風漾盪而起的夏夜，走入田埂阡陌，月夜下和爸媽散步玩著影子，念起張先〈天仙子〉：「沙上並禽池上暝，雲破月來花弄影。重重簾幕密遮燈，風不定，人初靜，明日落紅應滿徑。」月影之下的稻穗小路，增添了別樣情。

而秋高氣爽，走進登山步道，路上寥落的人影和特別透明冷涼的空氣，下意識想起王維詩句「明月松間照，清泉石上流」，在山徑中慢步調地走，進入那場讓世界乾淨清靈的空山新雨。

而寒冬，最最不能忍耐夜讀的季節，晚間穿著校服黑褲，留在教室裡夜自習，被課業追逼、忍無可忍之際，只好跳出桌椅，衝至走廊，靠著欄杆面對遼闊漆黑的操場，從頭背過一次〈將進酒〉：「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，奔流到海不復回……」，行雲流水之後，才感到大氣凜然，帶著浩然正氣回桌端坐，再度埋首書中。

我是這樣成長的，在十六歲生長痛的時候，遇見文字，被文字救贖，漸漸一路上，長成當前的樣子。文字與知識的本質不是鉛，而是羽毛，帶人飛翔。直到現在，在分享會中，有時看見國高中生，興致一來打趣道：「在高中年代，擔任了兩年的國文小老師，就進入師大國文系，踏上不歸路。因此，小老師不要隨便當啊！」

當時教導我的黃子娟導師，也成為恆久的友人，從關心課業，轉為關心生活和創作。她給我一把鑰匙，引我進入一座跨時空的文字遊樂園。一著迷，便長久駐足逗留。也許出了校園、出了社會，字句間的光芒，仍是在現實沙漠中降下的幾滴雨露，抽空貪看，一瞬間遍野盛開出艷色的花朵，撫慰日常種種瑣碎與躁動。

記憶裡那一段藍調時光，以為遺忘，以為蒼白，誰知擱淺之處，竟成為流域中一處美麗的轉折。那道河流，至今仍鮮明地湧動著。一波波打來的歲月流金，現在憶起，原來滿是陽光的味道。☒



與黃子娟老師分享詩集《一次性人生》。